

觀鰲庫

兒童日記

兒童日記示範

子岡著述

作家書屋印行



兒 童 文 庫

第 八 種

兒 童 日 記

岡 子

作 家 書 屋 刊 行

1944

今天是寒假開學的第一天，我已經上五下了，媽媽說我又長了一歲，轉眼要上中學，快點把功課弄好，免得以後考不上丟人。爸爸送我這日記本，要我寫日記。

「爸爸，你當新聞記者，知道的學情多，每天晚上記呀記的，我天天從家裏走到學校，學校走回家裏，有什麼可記的？」我問爸爸。說實話，他記得一點也不清楚，我看不懂。

爸爸說：「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事啊，你有耳朵眼睛鼻子，你那雙小手也可以記一點你所看見的小事體啊。記上半年日記，包你作文要常上壁報的，你會變成一個會想會寫的勤快孩子。」

今天學校裏添了幾十個新同學，我們班上也有十二個。可是張金生，劉海清他們四個却不見了，聽同學們說他們作學徒和小販去了，奇怪，爲什麼放着好好的書不唸了呢？今天新發下來的書多麼可愛啊，雖然媽媽說我和小弟倆的書花了她不少錢，要我們用心唸書。

我今天被同學選作副級長兼副保長，正級長兼正保長是薛玲玲，男同學們大不高興了，頑皮的董小順在浪木上一邊盪一邊唱：

「沒羞，沒臊，

薛玲玲，徐正葆，

會唱歌，會撒嬌，

當級長，當保長，

老師愛你們小姑娘。」

玲玲被他們一夥男孩子氣哭了。老師真的多半對我們女孩子好一點，清潔分數總是我們比他們強，挨罰的時候也是他們多。我不哭，因為媽媽總訓練我不許流眼淚，她說我應該和弟弟一樣少哭才好。

級任劉老師要我和玲玲作全班的榜樣，要我們帶領全班的同學，特別是新同學，好，這一學期可麻煩啦。我要是洩一下氣，別人就會說：「哼，你還是級長呀！」

新同學陶小珠和我在一起玩，他和我坐在一張長椅上，初來時許多同學覺得他很靜，她也好像我家新買來的一對小白兔一樣胆小怕人，幾乎要哭出來的樣子。我問她上學期在哪個學校讀書。

「在民衆夜校嘛。」她翻着那一雙大眼，在她那張瘦黃的小臉上，好像只有這雙眼睛是惹人愛的，這雙眼睛要是裝在外號小公主的臉上就更更要得囉。可惜小公主不和氣，誰一碰了她的漂亮衣服就要向老師告狀。

小珠回答了我什麼是民衆夜校的問題。因為她要幫媽媽賣菜，所以只能讀夜校，她說她却是很喜歡書的，每天飯後一邊看領妹妹，一邊看看書，現在她媽媽願意一個人賣菜，讓她唸書，等畢業好找一個工廠的事作。

「你爸爸在哪兒辦公啊？」我問她。

「辦公？啥子辦公？我爸爸到前方打仗去了，兩年沒得信來，焦人得很。」

她皺起一雙眉頭，就像是我媽媽發愁時候的樣子，一點也不像小姑娘，其實她也比我大兩歲，十三。爲什麼她爸爸不來信呢？生病？忘了家裏的住址？白天夜裏都忙着打仗，沒功夫寫？我替她猜，替她担心，不會死了吧？

我送給她一隻鉛筆。

學校要多打防空洞，向家長捐錢；今天玲玲和我收錢，五十二個八捐

了三千多元。小公主捐了一百元，實在不多，我還捐一百元呢。小珠捐五十元，她說：「你看少不少呢，我媽說這是七八斤菠菜錢啦。」我說：「不少不少！」

老師說不久還要爲蓋新房子捐款，媽媽聽了皺眉頭。學校越來越窮，老師們好像也瘦了，也難得笑了。對了，教唱遊的馬老師在街上開了一個小糖果店，當我們去買糖果時，她總是笑呵呵的。

弟弟班上的級任李老師却病倒了，去年他就愛咳嗽，漲得臉緋紅了，寒假吐了血，現在代課的是他的太太，大家叫她李師母。她來了，她的兒子却走了，說是去兵工廠當徒弟去了。這是怎麼回事？媽媽教書，兒子却不上她的課？

天老下雨，要求媽媽給弟弟和我買兩雙雨鞋，媽媽搖搖頭，說「一隻要

三四百元。

真害怕媽爛老向我搖頭呀！

今天學校裏真熱鬧，來了幾個又高又大的洋人，他們在操場上向我們笑着說：「你好？你好？」聲調要笑疼你的肚皮。

只有愛麗絲向他們捲起舌頭說：

「好——肚——肚？」

她的媽媽是美國人。愛麗絲說這是外國話問「你好」的意思。於是大家全學她，吵得幾乎翻了天。

老師告訴我們這些是盟軍——就是和我們一塊打仗的朋友，大家要把

希特勒和小日本投降，才能過太平日子，我們小朋友也可以讀好一點的書，吃好一點的飯。

洋人們抱起幾個同學來試了一試，好像是看他們有多重的樣子，又捏了一下他們的小胳膊小腿，搖搖頭。——哎，今天又記了倒鑊的搖頭。

葉校長說是什麼兒童會快來學校賣豆漿了，八塊錢一碗，連糖。說得大家纔起來了，該是多麼香甜啊。只有星期日爸爸帶弟弟和我去喝過。

「老師，我不喝，我在家喝牛奶。」小公主舉手告訴老師。老師好像沒聽見，同學們却都擠了她一眼。哈，她今天頭髮上又換了一個些紅綢蝴蝶結子了。

小珠悄悄兒對我說：「你快喝豆漿去吧，我媽不肯的，三八二百四十元哪！」她學慣了菜賬，算得真快。

我已經看見過她媽媽了，她真過分地和氣，當我去她們住的草棚玩時，她老是喊我「小姐」。她忙得很，揀菜洗菜的。她們只吃泡菜便下飯了，有時只能一天吃兩頓稀的。而我弟弟呢，三天不吃到紅燒肉就要哭呀！

兒童節——要開講演會，許多小學一塊兒比賽，我們班上也選了國語最好的徐安安參加。她講今年兒童節的感想，自然又是老師編的，好難懂好難背啊！

童子軍也要在這一天檢閱，作得起童子軍制服的太少了，只好大部份不參加。我的一套太舊太短了。爸爸說：「正襟長得太快了呀！」媽媽嘆一口氣。

弟弟班上有幾個男孩參加，穿戴起來很好看，忙着操練，弟弟眼紅，吵着要做，媽媽一問裁縫店，回來把弟弟罵了一頓，弟弟哭了，媽媽也哭了。這個晚上過得真不愉快。

今天是星期六 下午不上課，林老師領我們過江去看傷兵醫院，我們帶去了一點禮物：一罇子榨菜。傷兵們很高興，雖然有的還躺着起不來呢。我們向他們立正，唱了幾支歌。

六年級級長代表大家講話，一位傷兵同志也致答辭，他的缺了一個手的袖子捫呀捫的，說的好像是河南口音：

「小朋友，這一陣子很少有人來看俺們啦，難得你們還記得俺們，我

是老粗，說不出心裏的意思。」他眼睛紅了，就和他灰棉布大衣上的紅十字那麼紅，「俺也有兩個小孩，一個小子，一個丫頭，該也有你們這樣高了，打仗這幾年沒見他們，誰知道他們和家裏混到那裏去了，要是他們倆能讀書，能到醫院來看我……」這個大漢竟掉下眼淚來了，大家替他很難過。

林老師說：「您不必難過，您爲國家打仗，打日本鬼子，這些小孩子們都尊敬您，感激您，他們都等於是您的兒女。小朋友是不瞎？」

大家一齊使勁喊：「是！」

喊得大家全笑了，我覺得自己的眼睛是熱的，不知別人怎麼樣。那河南兵有點臉紅了，不知爲什麼。

這時沒想到小珠也胆大起來了，她站出人羣來，向河南兵鞠了一個

躬：

「我爸爸也是打國仗去了，伯伯，你肯認我作女兒嗎？我禮拜天可以來給你洗衣服，給你唱歌。」一天我爸爸回來，我告訴他我認得了你，他一定喜歡我。」

又不知爲什麼，竟沒有一個人笑，竟沒有一個人向小珠擠眉弄眼，屋子裏靜下來了，全變成了啞吧，結果是林老師出來講了一些話，他撫摩着小珠的頭，好像很喜歡她。後來小珠走到每一張傷兵的床前，就被傷兵們問東問西地問着，我爲替小珠驕傲。

看到那些傷兵們的傷口真可怕，有血有膿，而且很不好聞呢。他們的被褥上墊的是草，被子也很薄，沒有我家的雪白，可以說是灰黑的。怎麼受的傷呢？鉛筆刀刺破了我的手，我還要哭呢！（不管媽媽許不許）他們的

傷口一定很痛吧。能忍疼，能受苦，我想一定就是好英雄。

我想起姑姑住的醫院來了，爲什麼是那麼乾淨呢？白漆的牆壁，白漆的櫥子，連看護全像是白漆的，我真喜歡那種醫院。我猜傷兵們一定也喜歡。我問頂洩氣頂骯髒的弟弟喜歡不喜歡，他大聲說：「自然喜歡囉。」

回家以後我問爸爸：小珠的爸爸去當兵了，許多人當了兵受了傷了，爲什麼他不去呢。

爸爸說什麼他只會拿筆桿啊，我不明白。爸爸像是第一次答不上我的問題來了。

爲什麼在許多同學當中，只有小珠的爸爸去打仗呢？

媽媽說我月考考得好，所以今天帶我走南岸大姨媽家玩耍，弟弟被留在家里作功課。爸爸沒有星期日的假期，又開會去了，不是運動會，不是懇親會，也不是級會，不知什麼會。

大姨媽住在鄉下。過了江還坐好久滑竿，媽媽嫌我壓了她的腿，抬滑竿的却嫌我們壓痛了他們的肩頭，兩個人太重了。

出了鎮市就像是到了另一個世界，藍的天，綠油油的田地。母親考我田裏面種的東西，我全說不出，她笑罵我小飯桶。滑竿夫一樣樣講給我們聽，麥子快收了，高粱還矮矮地蹲在地上，四喜豆在爬「棧棧兒」（藤架），我最喜歡吃的西紅柿也還沒有結果子。水牛在田裏走得很慢，一點也不心急。

「現在種田也種不起啊！」一個滑竿夫嘆息說。他和媽媽說了一些我不

十分懂得的話，我只明白他說：他們種的多，自己得的少，大半全交給田主人去了。爲什麼他種的却必須給別人？那麼田主人做什麼去了呢？

他說一條牛要值二萬多元，租也租不起，二萬多，好大一個數目啊。

許多小豬兒在茅屋前打滾，黑的白的，真是可愛，媽媽彷彿也看了小豬兒在發笑。近來弟弟爲了少肉吃而哭的次數更多了。假如有了豬肉，飯裏有稗子有砂子他也不在乎。

昨天回家和媽媽走下山，太累了，沒有記完日記就想睡覺。

大姨家的湘表妹在鄉下中心小學讀書，要走一二里山路，下雨天才溜得難走，真佩服阿湘的本領。他們的學校是小廟改的，自然很破舊。鄉下

孩子教，阿湘很多本領，她會編竹筐子，會捉麻雀，會爬樹，會拔地裏的野菜。我到了他們的後園，簡直變成了傻子。

可是大姨倒在擔心，怕鄉下學校功課不及城裏，將來阿湘考不上中學。

多麼有趣，阿湘告訴我：她們的級任老師有時是帶了她的吃奶娃兒去上課的。到過年過節，同學要給老師送粽子月餅年糕……因為老師的米不夠吃，說不定下學期學生還要攪米給老師呢。大姨說他們鄉下小學生大半家裏有田有穀子，這些米給老師不算什麼。窮種田人家的孩子根本也沒有在學校裏，他們還要挑柴拾柴喂豬作許多事呢。

李老師曾經說：在別的一些國家，隨便那個小孩全有書讀的，這叫作國民的權利。他又管什麼不認字的人叫做「文盲」，盲就是瞎子的意思。我

們家裏的劉嫂接到了他兒子托人寫來的信，要她到處找人給他唸書，大約他就是文盲了。

阿湘問我在城裏看見過降落傘和滑翔機沒有，我們的國語課本上有跳傘和滑翔機的發明二課，我還把「一朵朵白花從天降」一課背給她聽。我告訴阿湘：我和弟弟而且還去跳過傘呢，重慶兩旁支路便有一個跳傘塔。我最害怕降落傘脫鉤飄下來的那一會兒，就像是要摔死似的，可是却平安地掉在地上，連一個小指頭也沒有傷着。

阿湘說放了假要進城來玩，「城裏有公園嗎？」她問，我告訴她重慶的公園一點也不好玩，還趕不上她家的後園呢。

今天放學後和媽媽上街買東西，才走出家門不遠，只聽見坡坡上有人大喊救命的聲音，原來是一個擦皮鞋的小孩，被一位警察提在手裏，哭着叫着不肯走，他的擦鞋小箱子也在警察手裏。這情形就好像一個人捉一隻雞要殺，雞子在撲着翅膀掙扎似的。

小巷子裏的人被他的哭叫聲音嚇着了，只聽見警察在罵：

「龜兒子，你走不走？你亂要錢，局子裏去問話！」

小孩却越發哭得兇了，他的聲音和弟弟哭起來差不多，他在找人幫他。

媽媽看不過去了，她走過去和警察講話。警察說：「這孩子給兩個客人擦鞋，一個要十塊錢，一個要十五塊錢，爲什麼不規定價錢亂要錢。」

「我沒有亂要，街上不是有二十塊錢擦一雙的嗎？你們看，我手上全

被他弄傷了。」小孩哭哭啼啼地說，在他烏黑的小手上，果然有一塊血印。他有一張又黑又圓的臉，眼睛不大不小，假如把臉兒洗淨，脫了那件像泥土一樣顏色的衣服（而且衣服的樣子不男不女），穿上像弟弟一樣的男童裝，說不定比弟弟還漂亮呢。

媽媽勸警察放了他，說他還小，要他以後要價一律好了，怕他家裏找他，怕耽擱了他賺錢的時間。

警察却不肯，他有點不高興媽媽了，可是媽媽今天特別話多起來：「看是在是個小同胞面上，原諒他罷，他是貧窮人家，這麼小出來擦皮鞋。這兒不就有小學嗎？沒有輪到他去讀書……」

「可以送他流浪兒教養院去啊！」警察插嘴說。

媽媽搖搖頭：「那解決不了問題的，而且他的家要靠他吃飯……」

他們爭了半天，最後媽媽說：「我認得你們分局局長，你放心，你放了他好了。」

最後這個孩子跟了我們走了一程，他有點不愛理我們，問一句，答一句，不像是別的小朋友那樣愛講話，他真是嚇壞了。

他說他常給那分局裏的先生們擦鞋的，「鞋子多得很多，一向便宜得很。最近鞋油漲價，才向他們加點油錢，剛才在茶館裏給分局裏一位先生擦了一塊，後一位不是分局的，要十五塊不算多，外頭全是二十塊。」他揉着眼把話說完，走上另一條街去了。

母親嘆了一口氣。她要我把今天的事記下來，她說這算不了「阿麗絲奇遇」，這樣的事太多了。很多的大人在犯罪沒有人管，而且穿好吃好像個大人先生，這個小孩沒有飽飯吃，（他說每天吃兩頓稀飯，因為米糧貴

了。沒有乾淨的衣裳，沒有書讀，還要爲了幾塊錢挨打。

我把這故事講給弟弟聽，這討厭的弟弟，他好像不愛聽，他只愛聽打仗或是神怪的故事，也許是因爲他才九歲的原故麼？

爸爸媽媽近來常好嘆氣，聽說是爲了我們的仗打得不好的原故，又丟了什麼什麼地方，大約很遠吧，我記不清那些地名。

爸爸講給我聽，要希望打好仗，不但要軍官士兵好，武器好，還要老百姓好，要動員老百姓來幫忙——什麼？動員？我覺得還是喚起老百姓來幫忙好懂一點。

據說有些地方，自然是接近前線的地方，軍民打成一片，彼此幫忙，

軍隊可以幫助農民割稻收麥，人民也盡力幫忙軍隊做事。就是老太婆小孩子也可以給軍隊做點小活路。譬如偵查漢奸的工作也實在不少啊！有些地方小孩子們組織了兒童團，查路條，誰沒有路條不許通過，看有形跡可疑的人便去報告。媽媽給我看一本小書，小孩子們背了紅纓槍在站崗，老太婆套上邊縫鞋子，說是怕漢奸往井裏投毒藥。我能爲戰爭做些什麼事呢？恐怕連慰勞傷兵相機也不多啊。我們也只好表演一下『捉敵探』這課書就是了。

媽媽問我能夠爲抗日軍人作些什麼工作，我想了一想說：「我可以唱歌跳舞；可以當他們的王先生，教他們識字，可以講故事給他們聽，就是洗洗衣服換換藥，又有什麼不好呢？」

姑姑自北平來了信，說奶奶轉特別囑咐弟弟和我。奶奶的樣子我記得

一點，可是也很模糊，弟弟就更沒有印象了。打勝了仗才能回家，我覺得四洲不也很好嗎？小朋友也很好，只是爸爸說北平更好，有大公園，寬馬路和像樣的圖書館，還有許多好吃的東西。爸爸說得弟弟和我淚水盈眶下來了！

爲了七七週年獻金，老師和我們談了一下獻金的意義，而且找了報紙來讀這方面的消息，小孩子不會生產，可以省下糖果錢來獻。弟弟和我每人獻了二百元。

除了獻金以外，重慶抗屬還發動了「一餐飯運動」，就是說省下「一餐飯」的錢來獻金。本星期日我們童子軍要到飯館裏去勸獻。五下由我領隊，分

組織救國會。本星期日本國軍平定要攻進前線去。

劉德霖縣道員工作雖然緊張也沒有關係，前方將要平定流着汗打硬仗，

「先生，抗戰已經七年了，前方士兵死的死，傷的傷，我們到今天還編了幾句？」

「先生，抗戰已經七年了，前方士兵死的死，傷的傷，我們到今天還能夠在後方吃飯，全是他們的功勞。先生，請您捐一餐飯的錢，表示表示您的志吧？」

塔爾謝連斯和退程泰尼改下，「先生，我們已經願意獻出餐飯的錢，回來表示您的志呢？」

今天在下城上城忙了一天，小珠和我的一個竹筒子裏一共捐了二千五百六十七元。老師替小珠借了一套童軍制服。

下城較場口一帶是我們的區域，盡是些小舖子，老師說小舖子也要去，爲了使老百姓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最少也是領得的。

最先走到一家四川小館，門口掛着「調堂」的牌子，起初夥計以爲我們是去吃飯，把我們往裏面讓，後來看到我們的竹筒子，便囑咐一聲：「格老子，又是賄子捐嘛！」

我真有點害老呢，和小珠你推我我推你誰不肯先開腔，究竟是她大胆，她說：

「諸位先生，七七抗戰七年了，日本鬼子好凶惡，我們的抗戰將士死了多少，傷了多少，在後方的人好安逸嘛。光靠士兵在前方流血出力還不夠，你我同胞要多多出錢，給士兵買糧草買槍砲，才打得過他日本小鬼。我們少吃一頓飯不生關係，大家少吃一頓飯，就可以儉省下不少錢，對頭不對頭？」

我看見很多人都笑了，有幾個人說：

「女娃兒硬是會講話，還是個川娃兒嘛！」

「硬是要得，捐幾個錢算啥子？」

小珠的竹筒子伸出去了，錢也來了，二十元五十元，我們寫本子都來不及。送給他們一些慰勞總會印的花花綠綠的宣傳品，有些小孩好奇地要了幾張。

我們出來的時候，那個先前提「格老子」的夥計也追出來獻了三十元。又去一家最小最小的飯舖，吃飯的人大半是小販方夫轎夫人力車夫，他們吃的「帽兒頭」（就是裝得高高的白飯），可是只有鹹菜胡豆下飯，店裏裏又熱又擠。

小珠和我每人帶了一元，他們也聽懂了，有的却在說：「捐去啥子用嘛？」看到別人掏荷包，就也捐了五元十元，甚至一元二元，還補一句說：「今天手裏沒有賺到多少錢。我們不向他們爭多爭少，老師不許的。」

在另一家小飯館裏碰到一位榮譽軍人，他也慷慨地捐出了所有，除了付那餐飯的錢，把幾個袋子全掏空了。小珠不肯要，我們向他說：

「您出了力流了血，不該再出錢了。」

可是他說：「俺不出錢心裏不好受，前方還有那麼多弟兄，俺不是勝

子斷了早又去啦。」他真是可敬愛的一位軍人。多少人被他說動了心，這一家小館子裏捐到了三四百元。

昨天寫了一半電燈熄了，半天修不好，媽媽說要我先睡覺去。

想起昨天午後才可氣呢，小珠和我在上清寺一帶走大館子，反而受了許多白眼。有一處在結婚，客人多得很。我們送上去花綠的印刷品，還沒等等我們鞠躬講話，便有人說：

「曉得了，曉得了，有什麼講頭？」

「我們是來吃喜酒，少麻煩！」

就是拿出錢的也帶着不高興的樣子，尤其是那些夾了頂漂亮的錢包的

宋太小姐，很少肯開開她們的錢包。很熱的天氣，她們的心却像是很冷。

就要大考了，本應在家讀書，媽媽却說應該去看看獻金大會，街上到處是國旗，有的舖子門口貼了已經獻過金的紅紙條，在一些小雜貨舖門口，這些條子和那些「頭獎在此」的條子貼在一起，好玩極了。

在公共汽車站上，報僮也在義賣報紙獻金，二十元一份，他們向媽媽說：

「買一份嗎，報也看了，國也愛了。」

媽媽真買了一份，就是爸爸寫消息的那個報，多麼可笑，自己買自己的報。

獻金隊正在中一路通過，有一個七級的獻金塔，一輛卡車，馬車兩輛，忽然知道獻金大會改了日期。卡車裏坐着一位小姐，常常在大聲地喊：

「請大家獻出良心來，獻一塊錢也好，不要只看熱鬧啊！」

她用了播音器，所以聲音那麼大。

有一位先生跑到播音器前講話，却大哭起來，他說他的家在湖南，小孩跟了他們的媽媽不知道逃難到那兒去了，他已經無法贖錢，因為他們那個縣份已被敵人佔去了。他把他要匯的二千元獻給了國家。

隨着許多人掉淚，許多人摸自己的口袋，大人小孩，窮人富人，也許窮人多吧，因為閒人坐在車上或是坐在家裏，瞧不見。連背着竹筒的拾渣子的小孩也獻了幾塊錢，弟弟和我也把吃担担麵的錢去丟在一面接錢的圓

廣裏。

卡車前面有許多部長副部长。他們輪流在播音器中講話。還有些女的，想來是他們的太太。爸爸說第一天有一位太太戴了白手套子，也來潑獻，不巧她的手摸了一點未乾的油漆，因此大叫起來，怕弄髒了不體面。可是大家覺得她救國還如此怕馬路上的灰塵，才是不體面，有人便吃吃地笑起來。

有些鋪子把大門關起來，人躲到樓窗上看熱鬧，獻金陰的人過去打門，說他們是漢奸行爲。街上的人對這幾家鋪子太罵，他們才下樓送出二點錢來。走過一些木器店鐵匠店，也是很熱心，卡車裏的小姐喊：

「你們全沒有人心嗎！你們是木頭嗎？你們的血像鐵一樣冰冷嗎？」
真是記也記不完，我覺得上課還沒有這樣有趣。

弟弟的級任李老師死了，有他們級上同學去看過他，說是最後吐血吐得臉都青白了。李師母沒有來，自然一定哭得很利害，她的兒子總也得從兵工廠回來看看爸爸下葬了吧。

李老師是生肺病死的，爲什麼生肺病呢？媽媽說是爲了營養不好，再加勞累。爲什麼不能吃好一點，少教點課呢？李老師爲了家用不夠，每天回家都要替人抄些稿件，換一點錢。我想如果每位老師全能像教唱遊的馬老師似的，開個小店就好了。

弟弟去李老師面前鞠了躬回來，這蠻玩皮的孩子彷彿也變得懂事了。

點，大約心上像挨了打一棒，不是爸爸打，不是媽媽打，是誰打的呢？他說他看見了李老師的兒子，半年功夫變得大人似的，自己偷偷地揩淚，却勸他媽媽別哭，雙手工作得又黑又粗。

弟弟向媽媽要了一百塊錢，去交給校長替李老師還棺材錢，他們級上全要出錢的。恐怕要到暑假開學時才能給李老師開追悼會了。

—

今天大考完了，明天開始放假，本來還要遲一點放，可是學校沒錢，早點放好省些錢。聽說又要有好幾位老師不來了。

聽說外面有人認為小學校收茶水費，怪學校不應該，我想是應該收的，學校錢既然不夠，同學也不能喝涼水肚子痛啊，自己帶水瓶的話，也太

囉嗦了。要不然，由政府多發些錢給學校，給我們小朋友喝開水。同學校有開水喝時常來找玲玲和我這正副級長，所以我這副級長的事也不想再當了。

今天可以放下書包，和弟弟玩一個痛快了，要能買一個皮球多好。

兒童文庫

已出八種

連環圖畫 豐子愷	文明國 三十五元	兒童寓言 馬宗融做	兩個狐狸 三十五元	民間故事 老向做	大老虎 三十五元	兒童歌謠 華爲等編	兒童歌曲 四十五元	寓言故事 馬宗融做	蜜蜂與蠶兒 三十五元	民間故事 老向做	蛇是誰變的 三十五元	民間故事 老向做	桃園三結義 三十五元	兒童日記 岡做	兒童 三十五元
-------------	-------------	--------------	--------------	-------------	-------------	--------------	--------------	--------------	---------------	-------------	---------------	-------------	---------------	------------	------------

(還有很多有趣的書在給小朋友們印)

兒童日記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編述人 子岡

發行人 姚蓬子

發行所 作家書屋

聯營書店

重慶：林森路特18號
成都：祠堂街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實價三十五元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初版（渝）

印政

本書經送重慶市圖書館雜誌審查處審定

編號 1751

82

174077

\$35.00